

02 海豬救援隊

雨文

古錐的海豬定定佇太平洋迤邐、泗水，雖然有時淡薄仔狡怪，毋過逐家猶是真恰意看伊可愛的模樣。佇臺南四草彼搭有一个「海豬救援站」，毋免去臺東就會當看著海豬，哪會遮好！挂好學校有一門課愛阮去認捌動物，我恰阿君就相招欲來去「救海豬」。佇面冊頂懸，看著有一隻海豬佇北門遐靠沙，就隨去登記，成做海豬救援隊的一份子。

阮全副武裝袂輸欲去做先生，受傷的海豬原來是一只「大點花」，一下到彼搭，曠闊的救援池內底倚十外个人，逐个人攏注神佇咧共大點花扞予好勢，驚伊去嗟著。看著這個畫面阮一時煞愣去，猶未進入狀況就隨予人叫去鬥相共，連鞭回神參與救援活動。二四點鐘攏愛有醫療人員俗志工相恰照顧大點花，會當講是無暝無日。若是有狀況，阮就愛隨記錄落來，原來海豬嘛會破病，而且因為足勢緊張，治療嘛較困難。阮看著疲勞的志工和衰弱的大點花，想欲加做一寡代誌煞無法度鬥跤手，心肝頭不止仔艱苦。

隔轉工阮全時間去看古錐的大點花，希望伊趕緊好起來。趕去的路裡，無張持接著一通電話，共阮講大點花已經過身矣！阮兩人雖罔毋敢相信，猶是想欲去彼搭見伊最後一面。去到遐，伊已經準備欲送去解剖¹，在場每一個人

毋是艱苦，顛倒是忝甲失神失神，阮一句話都毋敢講，驚去拍破這個局面。志工看阮按呢生，就主動恰阮開講，才知影原來這個狀況是真平常。做十幾年矣，干焦有八隻海豬順利活落來，所以逐家攏真慣勢。聽著遮的故事，阮感覺閣較佩服，個干焦會當佇細細間仔的辦公室小眯一下，雖然救轉來的機會茫茫渺渺，毋過猶是繼續拍拚，無放過任何機會。

干焦兩工的陪伴，就親像參與手術房對緊張到平靜的過程，最後的結果啥人都毋知，嘛無人會相侷，一心做家己感覺著的代誌，希望有一工會當看著遮的海豬自由自在做海神的囡仔，為海洋加添色彩。

¹解剖(Kai-phóo/kai-phò)

05 阿媽的 kha-bàng¹

余韶璋

過年前兄弟姊妹做伙轉去舊厝捫掃，拄入門看著掛佇壁堵彼張阿媽的舊相片，予我想起細漢的時，阿媽三不五時會來阮兜蹣幾工，才閑轉去庄跤。毋過自從阿公過身後，阿爸煩惱阿媽一個人跔庄跤無人通好照顧，就共阿媽接入來市內。

聽講阮公族仔佇地方上誠有名望，阿公自做因仔的時就毋捌為錢煩惱，所致結婚了後伊嘛攏無咧做工課。是講金山銀山死坐活食嘛會空，阿媽自嫁來這個家就誠拚勢，日時愛去田裡作稽，暗時轉來閑愛款厝內的大細項代誌。因為生活的重擔，致使伊食老變甲曲痾曲病。

伊捏彼跤細跤 kha-bàng 距樓梯的形影，我一直無法度放袂記得。我捌偷偷仔覘佇門邊，看阿媽共 kha-bàng 開開，內底千焦固幾領平常時仔通替換的衫仔褲，恰一張阿公少年時所翕的相片。伊定定會坐佇眠床邊暗暗仔流目屎，我共阿媽問講：「阿媽你人無爽快，是無？」雖罔伊攏會共我講：「惹孫的，阿媽人無代誌，彼是食老咧流目油啦！」毋過我知影，彼是因為伊離開生活幾若十冬的故鄉，恰心悶阿公所流落來的目屎。

阿媽一冬攏會來阮兜蹣兩三個月，逐擺月底猶未到，

阿媽攏會提早共包袱仔款好勢，聽候日拆頂面的時間到矣，就會叫阿爸載伊去高雄二伯個兜。阿爸攏會共阿媽唸講：「佇嘉義蹣甲好勢好勢，是按怎一定著愛按呢摔跤反啦？」毋過阿媽嘛是攏會堅持愛阿爸載伊去，若無，伊就會受氣，幾若工無愛插阿爸。

阿媽佇四個後生的厝內輪流蹣，彼跤 kha-bàng 嘛綴伊佇高雄俗嘉義來來去去。大漢了後，我沓沓仔會當理解，是按怎阿媽會遐爾堅持咧？毋是因為阿爸、阿母對阿媽無夠好，應該是阿媽驚外口人誤會伊倚孤人，是毋是其他的困兒序細對伊無有孝，才會遐爾堅持欲徙岫。彼跤 kha-bàng 陪伊行人生最後的路途，內底所貯的毋但是衫仔褲，嘛是做人爸母替後生、查某困設想的愛。

¹ 閩唸做 kha-bàng

08 櫻花樹跤

葉翠雲

今年歇熱的時，我有參加一個體驗自然生態的活動。老師恁阮一陣人行去陽明公園的櫻花林，阮隨个仔去揀一樣櫻花樹，佇樹跤舒塑膠布倒落來。

我揀的櫻花樣就佇我的尻脊後，金滑的樹身伸對天頂去，樹跤的塗肉恰草埔就是四序的眠床。我共身軀展開，準備欲來和這片樹林盤攏。

目睷看出去，重重疊疊的樹桎恰樹葉就是天然的布篷。佇枝葉的後壁是闊莽莽藍色的畫布，三不五時就有白色的雲旭寬寬仔飛過來，閣沓沓仔徙過去。樹葉仔的色緻有的較淺、有的較暗，精差無估濟，毋過若小可仔開日，一寡有承著日頭光的葉仔隨就變甲光映映，袂輪大明星出場咧，金光閃閃，瑞氣千條！啊若有風艘入來樹林，遮的枝葉就歡喜甲跤鬆手弄，有時綴風絲仔輕輕仔翫，有時綴大港風出力幌，舞步是百百款。風若走，個就閣恬靜落來。我目睷前這幅圖不時變來換去，予人仙看都看袂瘡。

毋但目睷無閒，耳空嘛無咧歇睏。四箍圍仔的蛇埔蟳直直咧大聲喝咾，每一聲聽著攏力草飽漬，敢若是欲比看啥人的嚨喉空上大空、啥人會當擋上久。個一陣一陣無全喉韻恰節奏的叫聲鬥做伙，挂好成做一个鬧熱滾滾的合唱

團。有當時仔一兩隻鳥仔會飛來啼幾句仔，可比是演唱會的特別來賓。雖然蟲豸、鳥隻唱歌足大聲，毋過一點仔都袂吵，顛倒予我感覺心肝頭真恬靜。我就按呢那看那聽閣那享受風吹過皮膚的清涼。

山頂的空氣真新鮮，一港一港對鼻空貫入來，若親像咧共我清肺管、洗腹腸兼通血路。我的頭殼放空空，共家己當做是對塗裡發出來的植物。進前的煩惱、緊張恰齷齪攏毋知走去佗位矣。

落尾，雄雄有物件落佇我的胸坎——原來是一枝細細枝的樹桎，差不多指頭仔的長度，比麵線較粗淡薄仔，略略仔彎曲，看著誠幼秀。這敢毋是櫻花樹予我的信物咧？我恰伊約束，等寒人的時欲閣來看伊，來看伊變裝了後，紅豔的花蕊開甲滿樹頭。